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四十三至六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録監生臣胡宗高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四十三

後山文粹四　　宋　陳師道　撰

策問

盍各言爾志

問子曰盍各言爾志又曰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言不遠志行不違言古之學也願聞二三子之志以觀德焉敬在下風

河患

問河出積石行地萬里至趙魏而為患豈其勢之然耶自禹治水更商周至漢而為患漢之後復無聞焉至今而為患豈其時之然耶今自小吳之決失其故道議者多矣或謂故道可復或以謂因其勢而順導之二者何施而可也禹之治水其事見於書其理見於孟子諸君講之詳矣願聞其說以施於今

備水旱

問水旱有常數雖堯湯不能免而談者以謂能為之備也夫損上以益下非惠而不費之道而古語有之三年耕有一年之食三十年計之則有九年之水七年之旱無足憂者此豈所謂備耶國家承平百年而效未臻此其故何也究觀古今儒者之論富之之道毋奪其田里之民以時耕斂則其弊安在願聞二三子之說以觀政焉

治外之道

問夷狄之為患舊矣詩書所載唐虞三代治外之道蓋可考也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舞干羽而有苗格舜之事也以國與人太王之事也以大事小文王之事也通道夷蠻武王之事也薄伐玁狁至於太原宣王之事也其事同而治異何也豈其時之異乎擇於數者孰宜於今嚴尤以謂古無上策則數君子者皆非也耶文王既聖矣顧不能順之而事之何也舜既能之矣則何畏乎有苗何憂乎蠻夷猾夏耶豈詩書所載不可盡

信皦二三子以謂何如

汲黯

問史稱汲黯之戇而武帝以謂近古社稷之臣何其異也黯固武帝所不悅而敬禮不衰不冠不見夫人臣而屈其主何以得之黯閉閤不事事而所臨三郡皆以治稱楚地盜鑄不禁宜用文吏以武勝而獨用黯何也淮南君臣謂丞相可說大將軍可刺而獨畏黯黯不可説也亦不可近乎願聞其說

水患

陳之為州舊矣而近歲以來以水為憂秋夏之間四潁百里不見涯涘議者以謂浚八丈之渠達之於淮可紓今日之憂而潁人不善也議者又謂潁不與陳同利共患過為異論豈其然哉顧關潁之所以不利以告有司而定其論

諸子各相是非

問君子之道同而其所以異者人異師學異術也孟子

之學出於子思子思出於曾子莊子之學出於田子方子方出於子夏荀子之學出於子弓子弓者仲弓也揚子之學出於莊君平君平出於老莊韓子之學出於子與五家同出於孔氏而其說相反孔子稱夷惠而子與非之子休譽子方而毀仲尼荀卿非子思孟子揚子雲下老莊荀而尊孟氏退之謂荀揚大醇小疵而孔墨同道然則孟子拒之非耶夫諸子之相非其相存耶而相違耶其屈人而自伸耶抑亦喜攻人之短歟不然其有

説乎二三子明於六經而通古今之志願有聞焉

祭天地

問政莫大於祭天地又祭之大者學者詳焉古者祭天於南祭地於北王者臨之父母之義也國家三歲一郊而不及地於是合祭焉元豐之間罷合祭而議北郊之禮而未及行命復合天地於泰壇而禮官以為非欲修方丘之祭而有司議其費然則何施而可也其詳著之

推行經界

問孟子曰仁政自經界始經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井地之法既失其詳而唐之制授以口分永業賦以租庸調號稱近古尚可考也夫時異則事異事異則法異為今之政其所先者豈亦經界也耶使如孟子之言則唐氏之制顧闕其詳其戾於古與宜於今者其說有幾推而行之亦必有道吾子其毋隱焉

孔子周官教人先後不同

人生而善猶須學以成之故自唐虞三代國鄉黨家莫

不有教而其教之之道後無傳焉今自京師外及郡府皆置師弟子而又為之學以教宗子可謂盛矣夫世禄之家鮮克繇禮謂其居之然也與夫自奮閭巷約身苦志明習世故者固有異矣則教之之道宜何先焉昔孔子之教先詩禮而成於樂而周官國子聽於司樂何其先後之戾耶二三子以謂如何

士之志士之行

士有志同而行異又有志異而行同故君子論其本也

東漢之末天下之士危言高行忘生以正世而李杜為之冠卒至喪身破族而國隨之亡徐孺子隱身逃世默然自守以全其生行既不同志亦異趣君子何取焉二三子其詳言之

太史公六家班固九流荀卿非十二子莊周語道術

太史公之論六家班固之序九流知其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也至荀卿之非十二子則咸無取焉莊周之語

道術又皆出於聖人其故何也烏有同出於道而無一可取其相違戾莫甚於此豈其固相反耶抑各有在歟折衷於經君子何取焉願聞其說

將相

史稱相必曰蕭曹將必曰衛霍何佐漢信有功矣然不事事荒酒無度而與之等夫守而不失庸人之所能而稱賢何也青去病不學兵法以力取勝如史之稱特天幸耳安得賢二三子講之詳矣其著明之

韓非

韓非本道德而號刑名為説難而卒死之何其用之異耶李斯自謂不及非使秦用之其所成就與斯何如願聞其説

孔子何以取子貢

司馬遷稱子貢一出五國有變今考其辭反覆變詐戰國縱横之士耳又稱好廢舉列之貨殖夫子貢孔門之高弟而其行如此遷之言疑不可信考之論語以言語

稱而又譏其貨殖則遷之言不為妄而孔子何取焉其明辨之

伯夷與武王周公孰是

商放桀武王伐紂書載其事伯夷叔齊扣馬而諫論語賢之四人之行不同而孔子皆取焉是非不明學者莫知所從孟子以謂伊尹伯夷皆聖人也而其所為若是之異乎豈清任之行不同如此則其所同者何也韓子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恤者也夫

以伯夷為是則武王周公舍已而從人矣以武王周公為是則伯夷行怪矣二者不得皆是也至其恥食粟而餓死豈真違世而取名者乎二三子何取焉

士之言行

古之取士以行後之取士以言舉之以行則患其飾智而競利試之以言則又患其不能行也然則何施而可乎今欲使天下之士行而不偽言而能行其亦有道乎二三子其詳之

孔孟之言不同

孔子不居聖而亦未嘗與人也伯夷叔齊賢人也博施濟衆堯舜病諸柳下惠則降志辱身矣而孟子皆以為聖夫孟子學孔子者也而其言異何也願決疑於二三子其詳陳之

擇守令

吏之近民莫如守令故選法尤謹歴歳察廉而後得進宜得其人而反不稱所舉其弊何出其法何施而可也

古稱得人必曰漢唐稱號循良其何人選用其何法其明著之

天下之治莫先於地法而唐之制可考焉

昔周公之為周其致君成俗則有德其持世遺後則有政政者法制是也故周雖衰有中材可以振起之而卒不振者無其人也後之君臣相與成國而一民功則多矣至其為治例多草創後無以守之惟管子之於齊房杜之於唐雖闕於教化而作為一代之制則幾於周不亦

偉乎夫文公敬仲之法略見於周官國語其詳不可推究而世變俗移恐亦難於行也而唐去今未遠其書具在尚可考也孟子曰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則天下之治莫先於地法而唐之制授以永業口分歛以租庸調學者之所知也顧聞其説而施之於今何所因革推而行之以何道也其明著之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四十三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四十四

後山文粹四

宋 陳師道 撰

書

上林秀州書

宗周之制士見於大夫卿公介以厚其别詞以正其名贄以效其情儀以致其敬四者備矣謂之禮成士之相見如女之從人有願見之心而無自行之義必有紹介

為之前焉所以別嫌而謹微也故曰介以厚其別名以舉事詞以導名名者先王所以定名分也名正則詞不悖分定則名不犯故曰詞以正其名言不足以盡意名不可以過情又為之贄以成其終故授受焉介以通名儐以將命勤亦至矣然因人而後達也禮莫重於自盡故祭主於盥婚主於迎賔主於贄故曰贄以效其情誠發於心而喻於身達於容色故又有儀焉詞以三請贄以三獻三揖而升三拜而出禮煩則泰簡則野三者禮

之中也故曰儀以致其敬是以貴不凌賤下不援上謹其分守順於時命志不屈而身不辱以成其善當是之世豈特士之自賢蓋亦有禮為之節也夫周之制禮其所為防至矣及其晚世禮存而俗變猶自市而失身況於禮之亡乎自周之禮亡士知免者寡矣世無君子明禮以正之既相循以為常而史官又載其事故其弊習而不自知也

答江端禮書

學始於身而成於性欲善其身而不明於善所謂徒善者也徒善者非善之正也是故學者所以明善也學外也思内也學以佐行思以佐學古之制也若其自得則在子矣士之所戒其惟名乎聲實相從如影之於形短長曲直惟形之使無實之名聞人敗焉善人畏焉得且畏之況求之乎言以述志文以成言約之以義行之以信近則致其用遠則致其傳文之質也大以為小小以為大簡而不約盈而不餘文之用也正心完氣廣之以

學斯至矣辱問非所及敬誦所聞足下其擇焉僕之不敏勤無成能惟於修文畧有師法愧無異聞虛辱盛意若曰量子以為教如醫之量藥以當病如工之量材以當用子曾子蓋能之矣僕非其任也嗟乎子之不逢夫子也與僕游者衆矣莫有問焉子何問之下耶嗟乎夫子之失子也尚幸來臨顧言其詳

記

思亭記

甄故徐富家至甄君始以明經教授鄉稱善人而家益
貧更數十歲不克葬乞貸邑里葬其父母昆弟凡幾喪
邑人憐之多助之者既葬益樹以木作室其旁而問名
於余余以謂目之所視而思從之視干戈則思鬬視刀
鋸則思懼視廟社則思敬視第家則思安夫人存好惡
喜懼之心物至而思固其理也今夫升高而望松梓下
竝壠而行墟墓之間棘荆莽然狐兎之跡交道其有不
思其親者乎請名之曰思亭親者人所不忘也而君子

謹之故為墓於郊而封溝之為廟於家而嘗禘之為哀於忌而悲哀之所以存其思也其可忘乎雖然自親而下至於服盡服盡則情盡情盡則忘之矣夫自吾之親而至於忘之者逺故也此亭之所以作也凡君之子孫登斯亭者其有忘乎因其親以廣其思其有不興乎君曰博哉子之言也吾其庶乎曰未也賢不肖異思後豈不有望其木思以為材視其榛棘思以為薪登其坵墓思發其所藏者乎於是遽然流涕以泣曰未也吾為子

記之使君之子孫誦斯文者視其美以為勸視其惡以為戒其可免乎君攬涕而謝曰勉矣遂為之記

徐州學記

夫祭之以報以反本也是故食則祭先飯飲則祭先酒耕則祭先穡桑則祭先蠶畜則祭先牧祭夔於樂祭龍於社祭棄於稷祭臯陶於理祭周公孔子於學葢自三代以來共之然學祀周公非也治始於伏羲更虞夏商至周而大備行始於伊尹更夷齊柳下惠至孔子而大

成葢治成於周公行成於孔子故學者主焉

序

仁宗皇帝御書後序

人皆有所好其上勝之其次任之其下藴崇之也惟至人無好有所好者同於人也神文聖武皇帝其好之與人同其勝之與人異同以為德異以為法邇聲色而欲不勝禮寶珠玉而利不勝義時游田而逸不勝度故其在位四十餘年而四方百物無所損益顧好飛白書明

窓淨几時一爲之以侈其好於是將相宗戚家有藏焉臣不知書不能誦其美而竊有所歎也凡藝不滯古則徇今滯古則捨己而就規矩徇今則略法度而逐世好故其弊君臣爭名而禍亂從之臣竊窺觀皇帝會法而忘世會理而忘法故工拙偏正不足論也所謂有其道而進於技者王者之於藝葢如此彭城王氏世爲貴將故其家有傳焉其從孫萬壽主簿臣有基以皇帝所書六大字以示臣臣葢望而知之也臣不知書然望而知

之者臣以理得之也臣惟皇帝却天下之好而留神翰墨乃帝者之懿德來世之偉聞而臣實懼焉臣聞故老言當斯之時二府百吏内宗外姻下逮近習莫不好書夫士大夫阿主之好而為書未害於政而臣懼小人因書以進也故君子於其所好又有謹焉臣惟皇帝之知此故世無所傳而臣之愚不得不懼也

顔師道詩序

萬物者才之助有助而無才雖久且近不能得其情狀

使才者遇之則幽奇偉麗無不為用者才而無助則不能盡其才然則待萬物而後才者猶常才也若其自得於心不借美於外無視聽之助而盡萬物之變者其天下之奇才乎比出東都門沙行數百里夾河而城者今澶州之治也平林曠野荒墳故壘甲士介馬無修阻麗華之觀頹垣弊廬棘荆沮洳無臺池苑囿鳥獸魚鼈之美吏不勝事一飰再起經年相逢交馬顧揖不通勞苦無飲食歌舞遊從之樂征商榷酤號稱才官身雜徒吏

下等細微無閒燕之樂彭城顏夫子居既踰年矣元豐四年邑子陳師道西遊京師遂見夫子於北門請於左右得其應用之詩若干篇羅絡隱遁穿穴險怪遇事以發憤因難而見奇如在巖崖之下洲渚之上陰林叢竹空曠莽蒼之野月星風露烟雲杳靄之際漁釣弋獵樵蘇耕稼之間不知其居獘陋之内市井之中甕盎之側也昔聞其語今見其人可謂美矣而於夫子猶其粗也孔子曰莫我知也夫又曰詩可以怨君子亦有怨乎夫

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弟之事兄婦之事夫也為人之子而父不愛焉為人之弟而兄不愛焉為人之婦而夫不愛焉則人之深情皆以為怨情發於天怨出於仁舜之號泣伯奇之履霜周公之鴟鴞孔子之猗蘭人皆知之而不怨有二焉東鄰之子西鄰之父不愛也人雖褊心莫以為意謂之路人夫婦之恩窮君臣之義盡然後為路人路人則不怨責全於君子小人則不責也謂其不足責也致怨於明主昏主則不怨也謂其不足怨也

則又不怨故人臣之罪莫大於不怨不怨則忘其君多怨則失其身又有義焉此其所以異於小人者也夫子之詩仁不至於不怨義不至於多怨豈惟才焉又天下之有德者也夫才者德之用也德成於心而後才為用才足於身而後物為用吾於夫子見之矣又為之序以詔學者

雜著

孔北海贊

世以曹操為英雄雖孫仲謀甘出其下而文舉以犬豕見之諗知不免而遂不屈蓋其高明下視之耳方操微時幸許劭之目以為重匈奴使來自謂不稱而代捉刀其自處如此至其自比劉玄德謂袁紹不足數特居勢使然耳玄德之死謂孔明曰如嗣子不肖君自取之其勤勞一世蓋不為漢計豈為子孫計哉操非其比也操惡禰衡而畏殺士之名故以衡予劉表不以文舉予人卒自殺之其不畏之亦至矣劉毅家徒四壁一擲百萬

世亦以為英雄小遇鵞炙丐乞如奴婢孰謂英雄而以一臠動其心哉此其操之類乎子曰根也慾焉得剛剛者所以制慾非勝人也是故自用之為英自勝之為强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四十五

濟南文粹五

宋　李廌　撰

進論

聖學論

臣聞効一官可謂卑矣古之人必曰學而優則仕治一邑可謂微矣古之人必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子使漆雕開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葢以學之弗優不敢効官尹

何為邑子產以為未聞政學蓋以學而後從政乃可治
邑彼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孔子以為賊夫人之子子路
復曰有民人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孔子惡其佞
夫效官治邑也必由學而後可況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子一日二日萬幾何以俾有條而不紊萬邦有衆何以
俾樂推而不厭一言其幾興喪繫之好惡所示靡然成
俗如之何俾百工熙哉庶事康哉嗚呼為君實難可不
學歟乾之九二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寛以居之仁以

行之君德也古之聖君任賢所以能不貳去邪所以能不疑作福所以能賞善作威所以能罰惡蓋以聖人之道而折衷之斷然皙矣所以能折衷聖人之道者由其中有學問以為之主也高宗既已學於甘盤復師資於傅說觀其好學之誠意則曰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可謂勤矣此所以為商之高宗成王席文王之大謨繼武王之大烈觀其好學之誠意則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可謂勤矣此

所以為周之成王於皇有宋本支百世世有哲王故天縱陛下之聖德温文日就天誘陛下之宸衷睿智夙成仁愛孝恭出於天性是皆生知天縱受道之質矣重念承平累聖之業御兹九有之師欲致乎治必先乎學學也者致治之道也古之聖賢不可得而見矣其言具載方策要之皆王者事爾人臣學之期以致君人君學之自致其治故天地之情陰陽之理吉凶之變失得之故備在乎易而卦者時也一治一亂或美或惡初不可齊

亂可使治惡可使美察理之變為時之主惟君乃能之臣願陛下學易則體乾御坤進陽退陰觀道設教運神合德使天下之時常為泰而無至於否嘗為晉而無至於剥天子之學易固當如此一國之事係諸侯之本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美盛德告成功者皆在於詩四詩之名各辨其實不敢誣也臣願學詩則為政之大而無入於小雅為政以正而無淪於變雅無若東周降於國風必使功德終美於頌天子學詩固當如此夫尊王正

法謹始善終詳天地之災祥著君臣之美惡者無尚於春秋臣願陛下學春秋則師治而懲亂賞善而罰罪常為知孔子者無為罪孔子者夫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世其典謨訓誥誓命之文百王之心迹治亂之大略者無尚於書臣願陛下學書則考稽古之得失操制令之法令皇步帝驟王馳霸騖一皆得之陛下欲以正六職以治六官必也學夫周禮然後百工允釐庶績咸熈巍巍乎其有成功也陛下欲以正其威儀詳其辭令必也

學夫儀禮然後五禮之合制見於典章文物之間六儀之中節見於動容周旋之際煥乎其有文章矣陛下又當發揮孔孟之正道鋤治百家之邪說在亹亹而已乾之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惟陛下不倦以終之則日進無疆聖益聖矣天下幸甚伏惟陛下有聖人之材而君聖人之位能進聖人之學以克聖人之道則功利天地澤及萬世可侔德商宗周成矣雖然陛下有好學之誠而無進學之說陛下

有望道之心而無望道之人則或博而寡要勞而無功故陪卿之列賔師之選不可不謹臣願不可與迂儒共學迂儒好為太高不經之論將使陛下畏道之難行或自晝矣不可與佞儒共學佞儒好為苟合過情之譽將使陛下志滿假而輕道術或自聖矣願陛下妙選忠義正直博學守道之士以備顧問則用力少而見功多適道正而為利博天下幸甚

薦舉論

臣聞薦得其人則受賞薦非其人則被罰古之道也必有賞以勸之然後可使舉善必有罰以威之然後可禁朋邪獨賞而已則競獵虛名冀僥倖以自進獨罰而已則雖有真賢皆疑畏而不敢進之鄂千秋之於蕭何一言而爵通侯驩兜之於共工一言而放崇山何勸沮之較著也夫人之情喜賞而惡罰國之格難賞而易犯人之所喜國之所難也人之所惡國之所易也可以賞而賞之緩則人必相謂曰慎無舉賢徒勞人爾賢則欲我舉

而恩則吝也況無賞乎苟可罰而必罰之則人必相謂曰慎無舉賢徒多累耳賞則未必予人而罰則信也況專用罰乎且古者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貢士之諸侯則至於加九錫不貢士之諸侯至於黜爵地以是推之惟恐有賢而不進也堯求若采而啟明之嚚訟乃被薦於放齊堯求治洪水而伯鯀之方命乃被薦於四嶽即其昧於知人則宜若驩兜之放可也堯則置而不問舜則不復罪之何哉蓋人實不易知而嚚訟方命其惡

在外而易辨静言象恭其惡在心而難知以堯舜之聖猶且愛而畏之則放齊四岳之過舉豈與驩兜同科以是推之雖或可罰猶當恕之有賢而必進進之未當恕之勿責則是聖人之於天下求賢之意深罪不肖之意淺用賞之意多用罰之意簡願治之意詳施刑之意略故忠厚之化格於民心而天下無遺賢令也於薦舉之制疑若罪不肖之意深求賢之意淺用罰之意嚴用賞之意簡施刑之意詳求治之意略如之何致天下之賢

以為吾用哉故有司妄測朝廷之意例以進賢為末務有罪為本務有罪為有功無過進賢為有過無功朝廷授我黜陟之權者本以我為健吏耳不若峻法以寡恩朝廷俾我薦舉之職者特循故事耳今又無賞而有罰故雖有薦舉之名而無薦舉之實非徒無實而又市之何哉借若甲為長吏於此乙為長吏於彼甲舉乙之所私然後乙舉甲之所私非有意於所舉之人也甲乙自為施報也惟其自施報乃假手自舉其所私非謂市之

歟夫薦舉之意豈不欲得有道之士乎有道之士安能容悅以自獻豈不欲得孤寒之士乎孤寒之士其誰憐恤而為援故凡所克舉類皆肉食者締交黨與彌縫倡和之人未嘗聞拔一滞淹擢一豪俊真可用者如是欲羣賢連茹而升有是理乎陛下之聰明灼知邪正如別白黒則古之人所謂達視其所舉又曰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者不待臣言而後喻也為今之計莫若先詔大臣議復薦賢之賞使天下無吝恩之議庶幾勸沮之道人

皆信之然後使凡薦舉者必如摘發之詳得以考稽焉葢今天下之長吏凡所摘發者必鋪陳其罪以聞於上曰其人嘗為某事可以抵罪期必抵罪而後已其所薦舉者則含糊其言假借其實文具而已未嘗鋪陳其事以聞於上曰其人嘗為某事可以任使期必任使而後已雖然固亦有鋪陳以聞上者必曰某人有幹才嘗於某處生財幾十萬某人有機略嘗於某處鞫獄幾十次矣茍使薦舉之奏如摘發之奏則下臣之善安有不聞

達者朝廷聞而用之後更器使踐華要必使自言曰非其所薦安能至此陳平封侯而魏無知因以受賞者旌薦舉之人無忘其功則其德厚矣彼周行而封列侯自諸侯而加九錫固不可指以為格顧視其舉者之高卑量為舉主之酬奬可也以今之法所舉之人一陷有罪則凡為舉主者坐之至有削品秩上印綬不少貸今舉主以所舉酬奬又何勸焉臣又竊以一郡論之夫一郡之内文武寮寀不啻百人而部刺史所舉之法歲才二

三而許之摘發者無員數謂凡可摘發者必摘發也至於薦舉寡獨不然豈使員足矣爾後雖有可舉置而勿恤嗚呼是朝廷許其蔽賢矣故坐席未温已舉所私所私既畢餘見真可舉者則謂之曰非不知君柰何舉之人數已足矣臣願陛下既下薦賢之賞乃詔天下長吏見可舉者舉之不必限之以數或無可舉則已之又不必充數則庶幾無憾焉古昔逮今長吏以薦舉為恩下吏以奔競為俗或賣文以進己或賂人以借譽或飲食

玩好以豢其親信或姑息俯傴以媚其僕御或卑辭以足恭或面柔以求悅吮癰舐痔曾不以為羞指天誓日曾不以為愧自非宣哲見幾之士未有不墮其彀中而謬舉者矣願詔長吏以阿大夫之所以烹即墨大夫之所以封者為之龜鑑勿妄許人以為國士也必欲公舉則使下吏明其功過於考績之書無崇虛文歲終則取諸考課之書稽考而優劣之可舉者書其可舉之行能可黜者書其可黜之過惡揭於公堂使吏民得以議之以

為可舉也然後舉之可黜也然後黜之則無僭無濫臣之説無遺慮矣然亦不可不防者天下被薦或多吏部病其難選也臣願以四科第之行同能偶也復以被薦多寡為差況朝廷必使直得其賢則又何多矣或多賢而多薦之無憚其勞此太平之光也

浮圖論

臣嘗歷觀前世之弊及其甚也必有有為之主以拯捄之獨千世承襲其弊而安受之者浮圖而已浮圖非無

可觀也百氏之家一家之說也非不可為教也西域之國一國之俗也不幸王者迹熄之後聖人道微之時乘間竊入中國當時君臣辨之不早制之不剛俾盤根滋蔓為弊於後東漢明帝之罪也其間非無英睿剛克之君忠義正直之臣欲除其弊終亦不能者何哉葢銷之不以道制之不以漸故也葢英睿剛克之君灼見非有益於吾民也必欲掃除之正如欲効華陀之治醫也將剖膚鑿骨湔腸胃以去其疾豈不雄哉柰何臣下或獻

禍福之一言則惶懼隨之極且罷而不敢復言矣必曰姑且聽之此其所以長有也前日武宗是也毀天下寺宇四千餘區冠笄天下僧尼二十餘萬豈不快歟東西京藩府輔郡猶量留寺與僧豈禍福之說已貳於胸中耶何使絶無而僅有耶宣懿之世則一切復之終令彼勝於此乃所謂銷之不以道制之不以漸故乃爾也忠義正直之臣極言期有損而無補也必欲掃除之正如近時水官之治河也欲竭太行之土淇園之竹以塞怒

流不已疎哉奈何世主疑禍福之多端則患惡及之遂及誅竄者矣必曰爾敢非聖人惟其謂之聖人此其徒聞而益熾也前日韓愈是也憲宗遣使迎佛骨於鳳翔王公大人灼體膚委珍貝以慼其法愈極詆其道且欲以佛骨付之水火憲宗怒欲誅愈以謝佛裴度崔羣力救其死猶遠貶海南濵於死所令彼盛於此乃所謂銷之不以道制之不以漸故乃爾也初欲抑之乃所以揚之初欲沮之乃所以長之故根日益大蔓日益滋以至於

今日國家不惟安受千世之弊而不知捄又從而唱大之遂使賊人乘時所尚公肆厥姦與國爭雄被華堂大宇丹楹刻桷敢踰制於王宮撞鐘伐鼓聚黨數千敢僭禮於朝位已爲可禁雖然彼所以侈其居盛其徒者本欲以誘愚夫愚婦而已柰何王公卿士競登其門而師之朝衣朝冠或立侍於其座或旅拜於其庭或尊之如天神欽之如父祖彼有道之士以學佛隱者固亦有矣而姦人假學佛以欺世者常多固不當事之如此以虧

國體臣恐孔子復生於今日則羣公卿士忌嫉者衆矣不能如是以奉事之也詩有云入于幽谷遷于喬木孟子曰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今浮圖之教唱大於中而孔孟之道幾墜於地矣凡學孔孟之道者相率而入於幽谷乎可不謂之大惑歟臣今不復更以傳弈之辨韓愈之疏言之直以文中子之言為信曰佛者西方之聖人也果為聖人豈不惡其徒憑籍其說以猖狂妄行於今之世哉為今之計不必推罪於佛惟治其徒苟

惟其徒之罪又何難焉臣願陛下盛言其佛之長極言其徒之短臣請叙其説曰蓋聞佛者西方之聖人也以清淨寂滅為心戒定慈忍為行色空為道禪律為法凡願學佛者必當簡身周慎持法謹嚴枯槁其形骸齋戒其心志自治其身自求其道不可輒出户庭不可雜交民俗戒牒之文其容如縷苟能如此雖異道不害為君子乃者學佛之人類皆游俠之輩或惰農之鄙夫或怠績之愚婦或好蕩之儇子或好倡之冶女居金碧之室

食稻粱之勝幸災樂禍自為風俗姦人不義自為朋黨

訊其何以謂之禪何以謂之佛則罔聞知者十常八九

如此則大設寺宇乃為爾等容姦之地歲度徒衆乃為

爾等置畔道之人既蠹於國實敗汝德自今以前吾一

洗之勿問自今以始吾將使汝不出户庭專治其佛之

說而躬行之所受戒文令禮部著以為令刑部防之以

法期汝必行如不能然一聽歸俗顧仍舊者真能奉其

師之說聽其君之令者也然後以常住衣食之可謂待

汝之意厚矣既仍舊為僧尼乃敢尚為過惡許人人得以告捕是不從君之教而背其師之說誅之刑之齋供禱祠任民自然不可以擾親戚故舊不可私其所昵假手以投男雖父兄不可以適尼之居女雖諸母不可以適僧之舍人人得以告捕抵法陛下果以此說下詔假學佛之衣服以藏姦詐假學佛之衣服以墮農績皆不能自信而願去不可勝數良家子女觀其法之峻嚴烏敢違父母之養舍室家之倫避安逸從枯槁哉如此則

良民自願為其奴婢者自寡矣雖然固亦有為之者矣不加多也莊子言魯多儒國君下令而敢儒服者一人而已亦是意歟此乃銷之有道制之有漸以歲月之久俟其自衰而已譬之以醫則緩以藥石治之俟其自平乃止不必用華陀之術也譬之以治水則固隄防以導之使復故道乃止不必橫塞其怒流也或曰子痛詆佛而抑其徒則吾徒獨不然乎一皆如孔子耶臣曰稂莠與五穀並生於田為之農者當鋤治其稂莠乎將鋤治

其五穀乎五穀雖未必皆穎栗堅好要之吾所種也今千萬年無佛何加何損一日無吾道則如之何或曰子不畏禍福歟臣曰佛既為聖人則所當論者道也於其書而考之固亦粲然矣至於禍福報應之論特後之譯者妄爾雖或言之如莊周之寓言乎鄒衍之談天乎公孫龍之詭辯乎皆可稽考之耶願陛下勿惑禍福而忽臣之說

慎兵論

臣聞兵不可好好兵者嗜殺人者也戰不可忘忘戰者棄民者也臣嘗原兵之理我克敵敵克我要之各有相傷爲民父母奈何使民兩有相傷中道無罪而害其生哉萬一正不獲意則權必用武乃濟然後哀矜惻而用之以犯難難平即止非復可玩此以殺去殺以戰去戰之術也司馬法曰不違時不歷民病所以愛民也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夫民也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其民也後之人君豈卹是哉爭城則戰矣爭地則戰矣爭

長則戰矣爭利則戰矣有小忿則戰矣有違言則戰矣代翁代張代存代亡民不加多卒以戰死獨何辜哉今日暴原野之白骨乃昔者暴原野白骨之子孫也人君當視人如己以己推人則好戰之心自平夫士卒之痛思己之痛士卒之傷思己之傷矢石在前白刃在左右法令在後萬死之間幸於一生其危心如何彼貴賤雖異位而喜懼好惡之心無二況復殺一人則父母妻子失所而無依者數人或至於殺其子孫則嗣續遂絶者

夫推愛物之心猶不忍暴殄天物況人乎不戰而屈人兵者正慎於此故觀無衣之詩然後見興師之情觀楊之水之詩然後見屯戍之思觀葛生之詩然後見戰殁之感迨夫民日益寡國日益削力日益屈財日益殫於是惻然哀恫其前非殆矣主父偃曰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豈特悔而已禍亦隨之夫三世為將道家猶且忌之況好兵之主乎故禍莫大乎好兵好兵之心有二曰幸曰倖孔子曰不仁者不可以長處樂不可以久

處約惟樂與約處之實難自匹夫至於天下國家其名禍之漸均生於有餘不足有餘則侈心生不足則幸心生幸心之禍在厥身侈心之禍在子孫今夫國迫小而鮮長慮才褊急而多妄計貪而無謀勇而無禮惟試僥倖於一戰萬一償志於是乎幸心生矣幸心一生故不量力不度徳而所較非其敵志徒大心徒勞而所求非其道如卵投石如指撓沸自求危難屠其城夷其社覆其宗絶其嗣者踵相及孟子所謂縁木求魚無後災以

若所為求若所欲後必有災是也不足為有天下者道
若夫燕安閒暇財豐力富旁視四顧無一不可惟外事
四夷然後快意於是侈心生矣侈心一生故好大喜功
而不以休息元元為念窮兵黷武惟以無戰伐功為愧
自求憂患困役傷財得寸損尺怨滿天地而禍及子孫
衆仲所謂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者是也前王既以此
致凶咎後王當以此為龜鑑古之好兵無功而其主非
賢者不足道好兵而賢且有功者莫若漢孝武唐太宗

夫孝武席高祖文景之餘業太倉有紅腐之粟内府有貫朽之錢故放心肆欲玩兵耀武以事疆埸内則有期門羽林孤兒佽飛騎士之兵外則有六郡良家之士總節制以統軍則有衛將軍之智提孤軍以深誤則有霍驃騎之勇又有李廣程不識蘇建貳師安國嚴助李息徐自為荀彘之徒以師偏師楊僕路博徳李蔡王恢李陵李沮公孫賀公孫敖之徒以將別部擊匈奴救東甌平南粤誅昆邪平西羌伐朝鮮征大宛乃置朔

方南海武威儋耳牂牁樂浪等二十四郡厥勛偉哉太宗以英雄神武戡定禍難以基王業自偏裨小校至於為帝大小戰無慮累百未嘗挫衂有若李勣李靖柴紹衛孝節薛萬徹之徒以平突厥有若道宗道彥樊興宗段志元高甑生之徒以平吐谷渾有若侯君集薛萬鈞之徒以平高昌有若李襲譽李大亮之徒以平延陀有若牛進達之徒以平吐蕃有若郭孝恪之徒以平焉耆有若李子和齊善張士貴張德寶上官懷仁之徒以平

諸獠有若契苾何力阿史那社爾之徒以平龜茲邦國既底定諸盜既勦絶其餘勇故氣猶未肯寧晩命馬周李勣張儉張亮為將統十六總管之兵復遠駕遼海親征高麗厥勛偉哉以漢武唐太宗之伐功度越前世所殺敵人固不可億數然士卒物故亦已多矣故君子曰戾太子父子庶人承乾兄弟之釁實由於兵臣故曰兵不可好禍莫大於好兵好兵之禍雖無近殃必有遠憂則慎用兵而重民命者其得福必永矣或曰子論兵而

以好兵之禍為先柰何為驚人主心兵可去乎臣曰知戰可慎民可愛兵可整而不可玩禍可去福可就然後可以用兵矣書所謂知稼穡之難乃逸之意歟故曰仁者愛人惡人之害人義者循理惡人之亂紀以慈為兵意是乃仁術又安可去太祖皇帝昭受昊天之成命市不易肆兵不衂刃與漢唐百戰以得天下固已異道五宗相承奉之以德雖間用兵兵出有名未嘗有漢唐之侈心則基福而遠禍也其已久矣陛下紹繼大烈可垂

拱無為以荷天休然内寧必戒外居安必慮危故戰不可忘兵未可去戰雖不可忘當念民命之可重兵雖未可去當念好兵之貽禍鑒視漢唐之侈心緝熈祖宗之多福或有曰今太平可恃四夷無虞宜毀兵革銷鋒鏑者是自弊之論也願陛下勿聽或有曰今太平有餘四夷可討除宜興師旅闢土地者是召禍之論也願陛下勿聽臣願陛下妙選將帥必求其良訓練士卒必致其精謹烽候繕甲械積芻粟固營壘以待四圉不害中國

之為強脫若攖吾憲吾以逸待勞以直待曲真天子之兵也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四十六

濟南文粹五　　宋　李廌　撰

進論

將材論

臣聞牛羊欲其茁壯也必其善收車馬欲其習服也必其善御剏軍旅之事將帥之職畀之以師律付之以疆埸內欲重吾國外欲克吾敵顧不慎哉不可以三軍之

元帥姑且備其員兩國之民命聊且試其技不攷其可必為國既不求其良必為民殃故當築壇告廟之始必觀是人果足以稱此禮乎至推轂授鉞之際又觀是人果足以勝吾任乎昔在戰國之紛紛不惟君可以擇臣而臣亦可以擇君當時英雄挾其長游睠諸侯能用我者然後仕之故欲求將不可遽得今天下為家四海為畿罔匪臣僕英雄盡入於彀中多士咸在衆技自獻惟君王所擇所謂能稱築壇告廟之禮能勝推轂授鉞之

任者固亦有之在所選而已昔之論將者其材有五曰勇曰智曰仁曰信曰忠將何以貴乎勇葢直以養氣威以克愛剛以致其敢義以致其必蔑視敵國而砥礪三軍吾之所指曷敢不從死吾之所麾曷敢不從移非勇不能也勇則不可犯矣將何以貴乎智葢使貪使愚各求其所類使勇使智各効其長技俾敵常為客而不足我常為主而有餘我常致人而人必應人不可致我而我自如為勝敗之政如神𪑇運制奇正之術如環無端非智不能

也智則不可亂將何以貴乎仁蓋以慈養其惠以惠養其威寛以御衆衆罔不盡其心恱以使民民罔不盡其力忘勞而供武服犯難而圖戰多欲與之可赴深溪必自我視之如嬰兒欲與之可俱死必自我視之如愛子則非仁何以懐之仁則能愛人故也人不可無信而將之信爲重蓋方其涖師也國不自外理國容於是乎不入軍軍不從中御軍容於是乎不入國將軍之權專矣如之何交厥孚於上下布至誠於遠邇故貴乎信信則

不欺人故也事君皆以忠而將之忠為大葢方其用師也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將軍之志自用矣如之何惟君是圖而忘其身惟國是憂而忘其家故貴乎忠忠則無二心故也夫有爵有幾士心所屬可安可危君慮所隨士心所屬以賞刑之柄繫焉賞刑之所繫成敗如轉掌君慮所隨愛憎之變會焉愛憎之所會禍福如發機惟信惟忠乃為建立勛名之樞與杜塞危疑之關鍵也以是五材泛觀乎朝如持度以揆長短

如操量以較多寡其分別差等殆無遺形大材如罍小材如盃以盃受罍過則溢以罍受盃綽乎兼容故古之人論將有妻子之將有十人之將有百人之將有千人之將有十萬人之將有百萬人之將其材相去遠甚然不離乎五者之間也雖然材必適其用用必適其宜執方而無權守一而不變雖用良材覆為累德故太公之論將有十過孫武之論將有五危觀其過之所生究其危之所自其初皆五材之良其失皆五材之敝有材而

不能用至於軍敗國辱家殘身戮吁可哀也故為將之道既有五材以御三軍欲攬英雄之心則又當行之以三禮斷之以三至欲重廟堂之勝算則又當持之以五慎審之以五權達事宜而有九變無失九變則寘敵於全因泥法制則有九拘毋執九拘則立我於全勝古之人論良將有曰剛則法天可望而不可干柔則像淵可覻而不可玩去如收電可見而不可追留如丘山可瞻而不可動有將如此則築壇告廟之禮推轂受鉞之任

為不愧矣故初作三軍欲謀元帥惟郤縠説禮樂而敦詩書於是用於晉春伐阿鄄而燕侵河上惟穰苴文附衆而武勝敵於是用於齊孫武十三篇之説闔閭試之以婦人卒以强吳吳起七十六戰之功魏武始於論兵器卒以强魏先軫以下軍之佐而超將中軍不以卑踰尊為疑郤氏狐氏欒氏以族人從軍不以親同職為間韓信奮於亡虜魏尚拔於囚徒充國自舉任之而不違伏波求用試之而不拒謝安薦姪而不沮其挾親竇憲

請行而曲聽其補過所用者材也材可用焉不當牽左右近習之好惡不當徇士卒國人之議論挺然不疑斷以己意夫賢將之徒類皆英雄豪傑之士覩人君用己如此其重當如之何圖報哉谷永曰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側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强秦不敢窺兵井陘國有賢將所恃如此惟陛下注意焉陸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必至天下危注意將則不亦晚乎惟天下安乃注意將之時是謂治不忘亂安不忘危也

將心論

臣聞有君子將有小人將君子將天下之將也小人將亡國之將也古之賢將原兵之意可以為仁術察武之用可以廣德心故以殺止殺非所以好殺以戰去戰非所以好戰司馬法曰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孫子曰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何古人終始以愛存心歟故君子之將能師古人之意以不戰屈人兵為心小人之將違古人之意以

嗜殺人為事以不戰屈人兵為心以天下為心者也非天下之將乎以嗜殺人為事亡國而不卹者也非亡國之將乎夫尉繚當梁惠王之時為兵之説曰善用兵者能殺士卒之半其次殺十之三其次殺十之一能殺其半者威加海内能殺其十之三者力加諸侯能殺十之一者令行士卒信此説也則興師二十萬可自誅其十萬興師十萬可自誅其五萬矣且夫將軍心也士卒支指也心誠則支指應心危則支指衛士樂附則將威令

驅無罪之人以犯難悦以使之猶恐不得其心忍羅罝罪罟以快意於刑戮乎誅其半欲其半之用命孰若全軍撫愛皆使之親其上死其長乎殺半用半雖勝何益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糜爛其民而戰之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嗚呼慘酷至此尉繚有以啓之歟臣於是乎求於古之君子善撫士卒而愛之者私竊慕焉其惟戰國之李牧蜀之諸葛亮唐之李靖臣請言其用兵之意夫李牧之居鴈門也罄軍市之租

以養士力椎牛犒燕以養士心謹烽燧多間諜以養嚴入保示怯佯北致人以養氣謀熟勇全皆願一戰於是選車餘千選騎餘萬百金之士五萬彀者十萬一舉而滅襜襤走單于破東胡降林胡向使自殺其士卒之半則莫不怨讟矣孰肯自獻其勇以求一戰乎諸葛亮之禦張郃之衆號四十萬而亮之衆不滿一軍衆寡既不敵而强弱又相遠兩軍既陣而翻兵適交亮以用兵行師大信為本乃悉遣之且曰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企

踵而計日則原其情而閔其勞懷以仁而厲以義可謂周矣故去者感激顧留一戰住者憤怒人百其勇殺部走懿以成其功向使自殺其士卒之半則聞聲而還矣孰肯忘死銜恩以決一戰乎李靖之與太宗論兵也太宗以嚴刑深法使人畏我不畏敵為疑靖以卒未附而罰不行不可用為說太宗以愛克威威克愛為問靖以愛設為先威設為後為對則君臣之心何視卒如嬰兒乎又曰頃討突厥摠蕃漢之衆出塞千里未嘗戮一揚

干斬一莊賈夫衛公於艱難草創之初剪刈兇渠以掃欃槍備延陀於闕內伐突厥於定襄盗吐渾於西海夷蕭銑於江陵向使自殺其士卒之半則危國亡師之不暇況宣威信於異域乎嗚呼安得今日守邊之將愛育士卒如此三子者乎夫天子之兵以仁為本以義為御天下之將以慈為主以勇為決卻視尉繚之說非亡國之兵小人之將乎秦以殘忍虎狼之惡務殺伐屠戮以强天下又有殘忍虎狼之將能殺伐屠戮以快其意蒙

驁王翦之父子也世為秦人之民賊攻城克敵固已衆矣然未若白起之甚夫白起之為將也戰必勝攻必取誠莫可及以書攷之凡攻其國拔之伐其所取之不言斬首若干坑卒若干者置而勿論論其直書斬首若干坑卒若干而計之凡殺敵國之兵八十四萬人然起戰卒死於敵者又當幾十萬總兩國供軍之民其誅求裒斂因以失業而死者又當幾十萬矣何晏曰白起降趙卒而坑豈徒酷暴之謂乎後亦難得志矣又曰裁四十

萬之命而適足以强天下之戰要一日之功而更竪諸侯之守又曰殺降之禍大於劇戰然則兵勝未幾而被戮國强未幾而為墟良以此乎臣於是乎求於古之君子能制閫外而懷柔者私竊慕焉其惟戰國之荀吳晉之羊祜唐之郭元振乎臣請言其用兵之說夫荀吳之伐鮮虞而圍鼓也鼓人欲叛其君而附己吳曰吾不可以欲城而市姦所喪滋多鼓人請降而有食邑吳曰吾馬用邑以賈怠不如完舊食竭力盡克鼓而還不戮一

人賢哉羊叔子之為荆州也慨然有平吳之心開布大信專修德義縱俘釋虜以示至仁歸禽償穀以示不擾潘景來寇追斬而厚葬之美其死節陸抗對壘抗病而饋之藥抗顧不疑內則授良謀於張華外則付成算於杜預卒能平吳賢哉郭元振之鎮西域也撫馭諸蕃專尚忠義走吐蕃之衆開涼州之圍會兵百萬以集湟川分兵十道以進青海贊普屈膝而請和突厥畏威而入貢跪質勒而至於賣身弔婆葛而為之流涕賢哉嗚呼

安得今日守邊之將綏撫敵國如此三子者乎夫天子之兵至信為主至公為輔天下之將附衆以文威敵以武卻視白起之功非亡國之兵小人之將乎夫為政至用兵棘矣用兵至於殺人可哀矣以可殺而以殺為事乃嗜好也嗜殺人者其心何如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懼後世以象人為未足有徇之以人者矣故必推原其理而深罪之柰何尉繚之法使後世藉口以殘忍乎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

武城取其二三策而已何其血流之漂杵也懼後世以漂杵則忍心於屠殄矣故必推原其書而深詆之柰何白起之事誘後世快意於殺伐乎陛下以仁政為重孝治為先則將之心術亦可戒矣彼一夫向隅而泣滿堂為之不樂東海殺一孝婦天降累年之旱以罰之惟人命為可重也陛下念哉

奇正論

臣聞天下之事有能以勝不能有術以勝無術皆有能

矣能之精者又勝焉皆有術矣術之多者又勝焉借以羿與般而譬之羿善射般善工學射者有縠的善工者有規矩特其大略也般之所以巧又有巧焉故學羿之射既與羿之巧均則有勝羿之心焉必曰吾與乃技相若羿不勝其忿而鬬技果相若則為羿之過失於盡其巧而傳之故卻視般之教示以巧而不盡其所以巧者誠為自勝之計也兵始於黄帝法成於太公黄帝而上兵未設以有兵勝無兵太公而上法未備以有法勝無

法太公而後何其紛紛耶用兵者既頻學兵者既衆一定之法不足以相勝故管仲穰苴孫武吴起尉繚留侯孔明李靖之徒始出而論奇正奇正者因古以御時依體以立用千變萬化以制勝策用之之法可觀也而所以用之者不可見也戰之之理可論也而所以戰者不可陳也勝之之道可制也而所以勝之者不可傳也彼用兵之書布在方策既已人人皆可習矣用兵之法試於行陳既已人人皆能布矣人人皆習我亦習焉人人

皆能我亦能焉是亦衆人也以衆人敵衆人尚何議先勝故奇正之理古人議而不辯奇正之法古人論而不議奇正之變古人存而不論非不論也不可論故不敝而常新以俟後世君子俾因襲致用可以神遇而不可以智知可以道運而不可以迹究法猶弈之局也兵猶弈之棋也奇正猶弈之智也智無一揆棋無定形觀其黑白不相容新故不相仍咫尺數路情狀萬變勝負得失在於一子然則奇正之形所以使敵人前後不相及

衆寡不相待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扶亦一二策而已故四為正四為奇黄帝握奇之文也一術為正一術為奇曹公新書之義也前向為正後卻為奇太宗所以勝宋老生也先合為正後出為奇曹公所以辨孫武也方為正圓為奇步為正騎為奇受於君者為正將所自出者為奇固曰妙矣然人既用之則為故智不足襲蹈何哉不惟世之人知之而夷狄亦知之故當益為變化以出意外所謂形人而我無形致人而不致於人者非陳

迹相訟而能勝也苟惟正此固亦猶矣能求奇正之義於意外古今幾人哉故學兵雖衆不足畏之誠以勝之又勝者猶在人也臣觀唐太宗與李靖論奇正之理所謂無不正無不奇又曰奇亦勝正亦勝善夫能知變通故其論左右逢原莫非奇正之變其言曰以奇為正以正為奇吾之奇使敵視之以為正吾之正使敵視之以為奇因其漢長於弩而蕃長於馬則為之法使馬亦有正弩亦有奇變其號而易其服也則為之法使蕃而示

之以漢為奇漢而示之以蕃為奇方其陣之散也以合為奇方其陣之合也以散為奇觸類長之變而通之使奇正相生生不窮奇正相變變變不測惟欲多方誤敵乖其所之豈復膠柱哉卻視孫子所謂以正合以奇勝猶為膠柱矣李靖論韓擒虎以謂但能識正為正奇為奇不知奇正之相變知奇正之相變者其知神之幾乎故早晏者天之陰陽左右者人之陰陽奇正者天人相變之陰陽相生也無窮如天地相因也不竭如江河

相濟也終而復始如日月相成也死而復生如四時味止於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嗜聲止於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色止於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視兵雖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巧歴不能盡其數聖智不能極其端此之謂兵妙或曰奇正固有宜分合固有變如之何以訓偏裨如之何以教士卒臣曰簡其節目異其號令正為一法奇為一法或進或退各以何别或分或合各以何驗吾以號令使之號令所指變亦隨之既一吾之耳目又

變敵之耳目兵惟知有號令不知為奇正車果何出騎果何來徒果何從敵人雖知吾有奇正不知奇正所在士卒雖為吾用知吾以奇正取勝不知奇正何先方料吾以正而吾忽以奇方意吾以奇而吾止以正不惟敵之不知而士卒亦莫之知孫子曰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也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也知吾有制勝之形而不知吾所以制勝之形非善之善不足以與於此或曰奇正之情何如臣曰兵家之要貴我專而

敵分為奇正者在我故專應奇正者在敵故分以知吾之有奇正也則備我備前則後寡備左則右寡備我者所以寡彼也無所不備者無所不寡也我專為一彼分為十以十擊一者也我專則安彼分則擾以安擊擾者也勝負之理不言可喻故能正不能奇守將也能奇不能正鬭將也守將可以用奇刼鬭將可以用正老能奇能正乃國之輔今夫以武為業動累億萬鬭力勇而已鮮知兵之法學兵之法動累數千分行陣而已鮮窮兵

之理窮兵之理動累數十分强弱而已鮮知奇正借或有人但能知奇為奇正為正而已鮮知奇正之變臣故曰兵法貴勝勝之所以勝以奇正法可傳而奇正不可傳學兵雖衆不足畏者以勝之所以勝者猶在人也或曰羊叔子之平吴也不為掩襲之計尅日而後戰奈何專論奇正哉臣曰乃所以為奇正也償米縱俘歸禽饋藥奇正之用也懷其心逮祜死而王濬舟師東下一舉而俘其主夷其社孰知夫正在荆州而奇在益州耶兹

奇正之大者也人君俾賢將之用奇正必若羊叔子則成功必大矣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四十七至五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録監生臣胡宗高

謄録監生臣宋禼

欽定四庫全書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四十七

濟南文粹五

宋 李廌 撰

書

上禮部范侍郎論廣文館生書

某聞古之名臣所以下士多莫者非以匹夫之論必賢於已而廣聽之謀欲取其智以益已之智若乃用其智而果有功乃已之功也古之志士遇事感慨未能自試其

才然時與事會憤不忍失必諷諸在位願行其說若乃行其說而伸其志乃已之志也夫士之先達固可自賢復能不遺微賤取其智以為已之功士之未達身雖困窮復能不以微賤自鄙得賢公卿以行其志非惟世無失時之事事無可悔之策即其人之材識志意亦可概見某游執事之門有年矣雖碌碌不足比數然不自揆量常以國士自居而亦欲以國士上報曩時執事拜諫大夫固甞責言欲補萬一自拜宗伯常欲復以愚意思

未有以發日者獲侍尊俎竊聽論將置廣文館生之說退而思之欲擬作一議而又不敢輒陳管見以訂其論夫朝廷崇忠信之心惡誕謾之俗以三歲秋賦四方游士客於京師僞爲僑寓之籍以誑有司者無慮數千務有以制之甚善甚善然國朝著令厲禁素密姦生詐起必朋比相容共爲詆欺故欲嚴地著之法則地著無恥之人爲容姦之地蓋有以百畝之田畝爲一户户爲一姓彼姓氏皆可通用符劵皆能合式人人用之無不可

者有司無得而詰也則地著之偽不可除矣欲嚴互保之法則彼冒户之士自為朋儔更相蒙蔽初未始有一日之雅而乃相保平生之行非惟户籍之不明言行之弗審雖易姓匿喪通因間諜亦無自而知彼結保之數合或有司無得而詰也則互保之偽不可除矣而又況天府試期比諸路為晚彼無恥之士或易數名治數經州試畢而復試於天府已試於前場而復試於後場非惟自詭其名而冒喪代人者且士人應舉覔官將以事

君而於試藝之初已誕謾如此欺有司乃欺君也欺人
乃欺己也將安用之然欲廢開封貢士本額惟置廣文
館生使各用本貫真戶秋賦之年前期先試以補三千
五百人俾就秋試其解額十一取之其意誠善矣獨不
念開封雖僞戶之士衆然畿內地著真貫之士亦無慮
數百今也勿以首善之地當優之以為郡國之表直以
亦為一郡彼諸道列郡猶且貢士而開封獨不然於義
未安或曰朝廷既建太學彼解額最優奈何不以歲月

居之以應其格予借不能居太學而今也又置館生汝則不預尚奚卹哉四方之士廢祀與養至京師復多假厚貲可久居太學者或寡矣今雖設館生凡未補者非學試不中程則居學未滿歲者也抑亦或以事而靡及或以病而弗堪或喪期之未終或米鹽之無暇或不及一時之補或雖補而偶失而乃使弗就秋試若在可閔其以謂君子制法當俾變通可推不謬於一曲則隨事制宜雖久不弊若夫更張前制必觀其甚弊之處而改

作之無但苟易其文不究其實必當使自我亦至於無弊也已夫僞户之士非喜於冒憲而樂於行詐甘心遠客而願費資用止以本貫解額太寡故裹糧負笈雲集京師徼幸於一得而已若使置廣文館生雖曰使之真用本籍亦朝三暮四朝四暮三之術名苟易爾又況遂廢開封之額非允於衆論也擻其之意以謂莫若平天下之解額使遠方之士自不為詐之為愈天下解額既平雖日撻而使之為僞户亦不可得何哉今夫江浙閩

蜀舉人極多而解額極少至有百分取一者矣京東京西河東河北陜西諸路舉人或多或少然解名例為最優故十取二三者有之十取四五者有之十取六七者有之至於解名有餘舉人不足者亦有之若乃通天下解名會計而總凖之約為中制二十取一乃平無間天府無間五路通天下皆用此例然則孰有不均者乎然則遠方之士曰二十取一天下通法也自開封達於四方一也尚何樂於行詐甘心遠客而顧費貲用以為開

封偽户者乎行將使士風丕變安居井疆養生送死謹身慎行鄙鄉里稱為善人矣是亦教化之本也或曰國朝以來最優五路一旦解名率與諸路均可乎曰惡是何言也而以謂河東河北與夫陜西舊所以優之者以近邊圉歟京東西所以優之者以近王畿歟夫五路諸路之士皆王士五路諸路之民皆王臣匪無偏無黨而有優有抑非王道之平也以邊圉王畿而優之愛人以姑息也或曰國朝以五路之士文不勝質故進之以諸

路之士質不勝文故退之於五路當於短中求長於諸路當於長中求短吁是亦待五路之淺且五路諸科之額甚衆自諸科銷併改為進士之額已不加少諸路諸科之額素少而進士之額不增故不加多至於禮部亦各用其路所貢之士計其分數以取之以是五路之士得官為多天下之士應舉之法同而取數之法有異獨優五路無乃不可乎今誠能平其解額而禮部二十取一之數亦如之則王道之平也雖久不弊也愛人以德

而非姑息也或曰子之説誠善矣然亦有可欺乎曰不過妄引稚儒張爲虛數以給於有司而已令俾天下之士地著爲學而安處於鄉不爲誕謾而務爲忠信雖張虛數其亦可與其進矣伏惟執事以道德文行弼亮人主方且朝夕納誨欲致吾君於堯舜三代之上故有猷有爲必以忠信爲主而又職當禮教位兼師儒凡厥士類莫不延頸企踵以須風化之厚令其所有天下當均普爲心則天下之美歸之夫科舉之弊其已久矣實有

待於執事之更張數時不可失惟執事不以人廢言姑
考其說或有補焉嗚呼此非嘗試之論也

答趙士舜德茂宣義宏詞書

凡文章之不可無者有四一曰體二曰志三曰氣四曰
韻述之以事本之以道考其理之所在辨其義之所宜
卑高巨細包括并載而無所遺左右上下各若有職而
不亂者體也體立於此折衷其是非去取其可否不徇
於流俗不謬於聖人抑揚損益以稱其事彌縫貫穿以

足其言行吾學問之力從吾制行之用者志也充其體於立意之始從其志於造語之際生之於心應之於言心在和平則溫厚爾雅心在安敬則矜莊威重大焉可使如雷霆之奮鼓舞萬物小焉可使如脈絡之行出入無間者氣也如金石之有聲而玉之聲清越如草木之有華而蘭之臭芬薌如雞騖之間而有鶴清而不羣犬羊之間而有麟仁而不猛如登培塿之丘以觀崇山峻嶺之秀色涉潢汙之澤以觀寒溪澄潭之清流如朱紘

之有遺音大羹之有遺味者韻也文章之無體譬之無耳目口鼻不能成人文章之無志譬之雖有耳目口鼻而不知視聽臭味之所能若土木偶人形質皆具而無所用之文章之無氣雖知視聽臭味而血氣不充於內手足不衛於外若奄奄病人支離顛頓生意消削文章之無韻譬之壯夫其軀幹枒然骨強氣盛而神色昏瞢言動凡濁則庸俗鄙人而已有體有志有氣有韻夫是之謂成全四者成全然於其間各因天姿才品以見其

情狀故其言迂疎矯厲不切事情此山林之文也其人不必居藪澤其間不必論巖谷也其氣與韻則然也其言鄙俚猥近不離塵垢此市井之文也其人不必坐廛肆其間不必論財利也其氣與韻則然也其言豐容安豫不偸不陋此朝廷卿士之文也其人不必列官守其間不必論職業也其氣與韻則然也其言寬仁忠厚有任重容天下之風此廟堂公輔之文也其人不必位台鼎其間不必論相業也其氣與韻則然也正直之人其

文敬以則邪詖之人其言誇以浮功名之人其言激以毅苟且之人其言懦而愚捭闔從横之人其言辨以私刻核忮忍之人其言深以盡則士欲以文章顯名後世者不可不謹其所言之文不可不謹乎所養之德也如此王通論鮑昭江淹等之文各見其性行之所長可謂知言矣古者登高能賦山川能祭師旅能誓喪紀能誄作器能銘然後可以為大夫故訓詩典冊書誥赦令文賦詩騷箴誡贊頌樂章玉諜露布羽檄疏議表牋碑銘

謚誄各緣事類以別其目各尚體要以稱其實如彼玉工珪璋璧琮珮玦瓔璣追琢之工皆有制度其方圓曲直則各中其用也如彼梓人棟楶桓楹榱桷粢梲欂櫨之工皆有繩墨小大長短則各中其用也若乃或混淪而無辨或散漫而無紀或錯亂而無序或晦暗而不顯雖曰謂之文亦不足觀也已德茂學問充富真積力久淵源汪洋根幹碩大發為文章蓋其波瀾枝葉實為餘事然既已能文而學文不已必欲離羣拔俗遠追古之

作者方駕並驅則宜取宏詞所試之人種種區別各以其目而明其體研精玩習寤寐食息必念於是造次顛沛必念於是則將超然懸解躐等頓造徑至妙處一日萬里如是則一代文儒之宗捨德茂其何人哉主上紹休聖緒厲精治道方將追迹三王指揮四夷紉書汗簡紀述先烈泥金簡玉升中名山其潤色鴻業形容太平大著作大號令職皆在於詞臣德茂其勉之哉使後來賞音之士論一時之文人以謂何人之文但如孤峰絕

岸何人之文但如濃雲震雷何人之文如輕縑素練而窘邊幅何人之文如豐肌膩理而乏風骨獨吾德茂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則德茂之文信乎顯於當年與後世矣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四十七